



# 粵吉藝文 12.

# 女婦代現

期六第 卷二第



## 本期目錄

短

對勞湘鄂將士

坪

我們需要一個婦女文藝刊物

獻給婦女文藝工作者

並非婦女的特性

從迷霧中看一面鏡子

「人間」的溫暖

大觀園中的逃世者（以《紅樓夢》人物論之五）

一課（小說）

甚是蓋利

省親（詩）

一條心（報馬劇）

孟（一）

先（一）

君致（二）

何誠（四）

夏衍（六）

冶秋（九）

太愚（一四）

彭慧（一九）

BYA. Protopopova (二四)

剛雲卿（二七）

茹冰（二九）

## 現代婦女

第二卷第六期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出版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附一號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 預定辦法

一、優待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八

折五十六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先收掛號另加

四、寄滿五十六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六元



## 慰勞湘鄂將士 · 孟。

湘鄂戰  
爭在勝利的  
行進中，兩  
週以來充滿  
在人們心中

的是喜，今天以勝利的歡欣代替了。『慰勞湘鄂將士！』成了大後方人民的心聲。

湘鄂將士是值得後方人民以感謝之忱慰勞的。這次戰役雖只是一個局部的戰役，勝利也並非決定性的勝利，但在大家都感奮時，人們或多或少地懷着悲觀心理的今天，這捷音是一劑及時的興奮劑。它掃去了眼前的一些陰霾，鞏固了人們對勝利的信心！而且勝利教訓了敵人：企圖在中國戰場上獲得微薄的成功是妄想，『中國是征服不了的！』同時它還告訴了盟國，我們不獨有決心，而且有力量履行『國宣言』，無濟日寇！

這勝利，實在是一個可慶賀的勝利，以其勇毅殺造成這可慶賀的將士們實在是值得我們慰勞的將士們！

各地都應慰勞，每個人們都應慰勞，我們應以我們所能貢獻的物品慰勞，更應以自己戰鬥的工作來清除後方一些不應有的陰霾，來響應前方英勇的戰鬥，來慰安前方將士們的心！

我們希望勝利的消息不斷的到來，我

## 我們需要一個婦女文藝刊物

· 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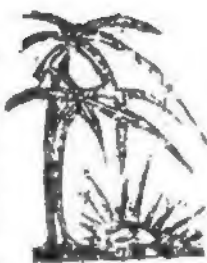
文藝，正因為它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它是一種鋒利的戰鬥工具，我們必須要把握到這種有力的戰鬥工具。用它，我們反映出自己所親身體驗到的現實生活，暴露婦女生活的黑暗面，呼號出我們的痛苦，並且指示出我們戰鬥的力量和目標。同時，我們婦女也有和男子一樣的多方面的才幹，文藝才能也一樣，幾十年來被束縛着不能發展，必須培育這種才能使它充分的發展。因此，我們迫切的需要一個婦女文藝刊物。

它可以盡情地，明晰的反映出婦女多

們必須作積極的準備，靠自己的力量作全面的反攻，和同盟國擊潰納粹使國同時擊潰日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爭取今日之真正勝利，也只有用自已的力，才能獲得明日之真正獨立和自由！忠勇的將士們，我們在等待你們更大的捷音，我們在企盼着舉國祝慶的來慰勞你們的一天！

樣的生活；盡可能的培育婦女寫作者，鼓勵那些有才能的婦女不斷地忠實地寫作，開發一些文藝的理論，方法，使青年女寫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更正確表現出他們所要寫的東西，訓練她們的寫作技能。總之，它是我們現代婦女的一面鏡子，也是訓練婦女文藝工作者的操場。

我們熱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這樣的文藝刊物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它將使我們的聲音更響，耳朵更敏，眼睛更亮；並且在它的哺育下理現出無數中國婦女文藝新軍。



## 獻給婦女文藝工作者

君玖

有人說婦女富於感情，宜於從事文藝工作，也有人爲了懼怕其它科學的繁難，而選定了文藝工作；今天又有人在反對提倡女子學文藝，爲的這門學問，不如其它科學有裨於社會；這都是把文學當做較性的價值供人消遣的學問的看法——不過像社會上流行的那些低級趣味的，或是由於個人一時憤激，無目標地發發牢騷而已的這類文學作品，確是如人們所認為容易而無裨於社會的學問。真正的文學是和革命運動的實踐分不開的，它是戰鬥不可缺少的武器，一方面，它是歷史的產物，反映歷史的現實，藉此去教育人們，使人們把握着歷史的發展的過程，凝視時代的遠景，另一方面，它能指導社會走向正確的方向，因此，文學便成爲時代的前驅，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如果說婦女特別愛好文藝的話，那就是爲了她們對於人生有着不可抒展的鬱悶，對於社會有着難於壓抑的不平，她們都在有意識無意識地追求發洩憤懣，舒展抑鬱，表達情感的對象，而文藝正是最真實，最具體，也最深刻地替她們寫出不平，使她們更意識地體認自己所感受的痛苦，運教她們怎樣去發揮人生的真理的工具，我想只有這個理由才是最接近現實的理由。然而不可否認的，婦女還沒有自己的文藝巨作。

文學所不同於其他科學，是由於反映現實的手法不同。文學藝術是以具體的形象表現真理，哲學科學則以抽象的概念說明真理，但文學藝術畢竟不是像鏡子或照相機一樣把形象反射出來，它是通過了作者主觀的感情和思想底溶解和過濾，任他選擇，淘汰，讚頌，輕蔑，熱愛，憎恨；一句話，作者是自己對於生活底真實的評價作爲文學藝術的靈魂，惟其如此，個人所感受到的程度不同，所反應的情感也就有異，生活的角度不同，對於現實的觀察和分析也就不同，歷史傳統所加於女人的一切迫害，男子是永遠感受不到的。所以我們主張要婦女自己來創造文藝，以婦女本身對於生活真實的認識，寫出深刻感人的詩篇，把有同感的姊妹們導引到那美麗的天地去追求人生底真理。

在戰鬥的意義上說，婦女如果真想挺身起來活得像個人，非要有敢說，敢笑，敢怒，敢打的勇氣與能力不可，現在我們所缺乏的正是這些，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姊妹並未把文藝當做戰鬥的武器，這兒有幾點我們想獻給正在從事文藝創作以及推進這個運動的先進姊妹們，藉以拋磚引玉。

第一，應當瞭解是實踐的另一面，不能與實踐分開。關門造車以及象牙塔里的文學已成爲過去的了，今天的婦女文藝工作者

，必須滲透到大眾婦女生活里面去，同她們一起呼吸，才能反映出她們各方面的生活動態，各種各樣的落後習慣與落後意識，表達她們真實的感情；因為只有通過她們固有的感情，才能提煉她們底感情，只有通過她們固有的思想與習慣，才能誘導她們接受新的思想與習慣，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以大眾婦女的生活為寫作的泉源，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無窮盡新的文藝作品，也只有婦女大眾的精神融成一體，才能有充實的文藝內容。

第二，要有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文學的任務固然在其具體形象地反映現實，然而不能停留在事物的外表上，還必須深入到底層，去抽出真正的真實來，然後將這真正真實體現於形象——人物性格與典型之中。讀者則由具體的形象之中去瞭解生活底真實，以瞭解生活底真實去領悟作者底思想，然後把這思想深化成自己的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出來。這便是由反映生活至使讀者認識生活和預見生活直至變革生活的全部過程。這種以藝術手法達到哲學任務的文藝工作，不能不有它的正確準繩，這正確的準繩，便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立場與哲學觀點。

第三，技術的修養。文學與其它科學主要的不同是將其理體現於形象，所以描寫的技術是有決定的作用，假如一個作者不能運用優越的描寫技巧，那末，即使他有多少正確的思想，多少豐富的感情，多少珍貴的真理，都不能為讀者所領悟，當然也不能成為優秀的作品，可知描寫是創造形象的文學技術底一種最基本的手法。

第四，廣博的科學知識。一個文藝寫作者，不僅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而且要有廣博的各科知識，因為文學是反映現實的，而現實是包括社會各方面形形色色的動態，人事間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自然界的各種運動變化，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文藝寫作者，他如果對於宇宙萬物底變化發展漠然所知，那末他所創造出來的也必是殘缺不全的死靈魂。尤其是他自己所創造的人物必須是他所深知熟悉的，比如托爾斯泰寫「復活」，他不僅熟悉都會里權貴們鴉雀盈門的生活，也知道有勇道的監獄里，白天至夜晚，囚犯們怎樣生活，他不僅清楚法官辯護士們的真實面目，而且也熟知法律條文。如果不留心其它科學，寫作範圍便受了限制。

第五，要培養大眾婦女執筆寫她們生活底真實。這是完全可能的，她們有的是豐富的生活經驗與追求真理的熱情。我們看蘇聯的一個運輸女工，描繪科娃。瓦季佐娃，她幼年艱苦的生活經過得十分陰慘，不曾受過教育，到了六十四歲才開始學習寫作，竟寫成了一本有名的小說「瑪林金的生活」，當她看到自己作品問世的時候，簡直連她自己都懷疑起來了，下面是她忠實的自白：「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冊作品，我不相信是我寫的，我便翻閱我的稿子和筆記，啊！是的這是我寫的，我的稿子簡單得沒有一個智能的字眼，不過它卻教會了無知無識的女子。當我開始寫作時，桌上有稿紙，手里有鉛筆，我的鄉村生活和工廠生活便在我的記憶中，像條長蛇的道路，像條舊時生活所必經的雜亂黑暗的道路；充滿了冗罵，流淚和辛酸的婦女眼淚，一幕幕地經過我的筆底，我不覺好連筆往下寫，所寫錯謬不多，我繼續寫完「瑪林金的生活」。我相信我們中國也有千千万萬的描繪科娃，瓦季佐娃，潛在農村里，潛在下層社會里，這是一支等待我們去發掘去培植的力量。

在這政府就提倡民族文化運動的當兒，我們謹將以上幾點獻給我們的文藝工作者。

## 並非婦女的特性

說「婦女特別愛好文藝」，是不合事實的罷，至少，我看不到一切婦女都有這種「特別」的現象。但大抵有人這樣相信，尤其聽說有些婦女——當然是能夠讀書以至能夠寫文章的那些知識婦女——確實是如此，而且她們自己就這樣地確信，還相信別人也如此，以為這是「婦女的特性」云云。

但我想，有些婦女「特別愛好文藝」，也許是事實，並且這也是非常可能的。可是，如果說這是一切婦女的「特性」，則不僅婦女的「特性」未免太多，而且對於婦女，對於文藝，却可能保有不正確的理解。第一，所謂文藝，倘若不是指的什麼「藝術的文藝」之類的東西，而是正當的真實的文藝，則文藝藝術是和科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植物一樣，是人類社會的正當的文化生產，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精神糧食」，在歷代每代決不會像愛愛與指甲之類，是病態的社會之病態的現象那樣，為某類婦女——或者說大抵上層的消費者社會的婦女——所「特別愛好」的罷。自然，在實際上，除了專門研究或創作的人以外，一般人也大抵比科學書籍更多讀文藝作品，但這大抵因為文藝是更具體地，並且藝術地表現人生，它能夠教人們在使人感動的詩的真的天地裏去接觸人生的緣故，是自然的，也並沒有不健康的地方；同時人們也一定還在讀科學的書籍，與科學的真理去理解人生的。其次，所謂「婦女的特性」，究竟是怎樣的「特性」呢？有些人則現在還說「女人特別愛好廚房」，或者說「女人的智力天生不及男子」之類的話，

想將因為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婦女的一般的落後，都歸因於生物學的條件，因而美其名曰「特性」或「天性」。甚至有些新式的婦女，也忽然不自覺地被一些不懷好意的「新美」女性的妙論所迷惑，有如自稱有科學頭腦的「新人」們，忽然相信起鬼的存在來一樣，覺得她們自己的身上確有不少的神秘，忽然道也「特性」，那也「特性」起來。——其實，她們是被騙，而又在自己騙自己的。我們自然不應也不會抹煞婦女的「特性」或「天性」，如「母性」及母性的任務等等，並且為着它的最高最真的發展而在爭取着理想的男女完全平等的社會之實現；但說到文化的工作和享受，却並沒有男女「特性」上有如何「特別」不同的根據。例如說到從事文化工作，則男女是一樣，有的趨於科學，有的則選文藝，那隨社會需要和各人的志願興趣等條件而定，其中並無滲透男女不同的條件之必要。

然而愛好文藝決不是壞事情，所要注意的是怎樣地愛好及愛好怎樣的文藝，尤其那「特別」的「特性」是從那裏來的。我們說看得明白，由於有各種錯誤的見解，更由於現在社會，在一切方面婦女都還處在比男子更低下的地位上，不但容許一切種種對婦女不利的陋見存在和流行，而且更要使婦女在智力和精神的種種方面都有「特別」的發展，尤其有「特別」的停滯。事實上，確實也如此。例如由於舊社會的腐爛日益顯著和廣大人民的奮起戰鬥，下層廣泛婦女的奮鬥意志和求知慾



特別地顯露。但相反，由於上層消費者社會的普遍的腐爛，上層婦女的精神生活是完全腐敗和空虛的，她們除了奢侈、荒淫、頹廢和惡毒化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同時，一般地停留在中層社會的一些知識婦女和所謂職業婦女，在種種的文化和思想影響之下，尤其在社會勢力和實際生活的重重積壓的壓迫之下，有的固然在繼續奮鬥着，要展着，有的也就疲勞、停滯，甚至顯明地在倒退。在新文化運動的領域上，也是一則整個婦女運動現在主要的還只限於婦女文化運動的意義，二則浮在上層的婦女運動所佔領的新文化的基礎自然又是特別地單薄。其實，所有一切都依然使婦女處在不正當的特別地低下的狀態裏，我們還是依然從社會的觀點去看罷。

我想，比起一切婦女來，有些婦女「特別愛好文藝」，當然也是事實；我們就知道，比起中年老年人來，在我們現在的中國，青年人就「特別愛好文藝」。但如果連青年婦女也包括在內的所說的青年人，所以「特別愛好文藝」，是因為他們對人生對社會都更有熱情，在這追求着新的理想，而自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又恰正代表着新思潮新人生觀的東西，同時他們也一定還在研究着社會科學，——如果是這樣，那麼，「愛好文藝」便不是婦女的「特性」，但首先是時代的「特性」了。這時代的「特性」，意義便比任何都大；從這時代的「特性」去認識，婦女不但能夠認識真正的自己，而且也更明白那黑境是問題的所在。例如說有些婦女「特別愛好文藝」，假如她們所「愛好」的是什麼「軟性的」東西，又假如她們還認定自己是在這上面有什麼「特性」的人類，那麼她們的「特性」，雖然一說穿就不會怎樣自傲地堅持的了，依然是時代的「特性」，往

會所給予的一種病。看罷，如果因怕「硬」而愛「軟」，那麼「特別愛好文藝」，為什麼也不可以是「特別」不「愛好」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事實之反映呢？何況「婦女是特別富於感情的，婦女需要安慰」之類的話，我們常常聽到，而照現在的社會情形看起來，「特別愛好文藝」這句話也最可能含有知識婦女的精神上的「戲劇」，同時也是「逃避」的意義。事實上，婦女讀者界迴避所謂「硬性的」科學、歷史、經濟、政治等知識之藉為深入的探求，同樣地迴避有重量的文藝之接觸，也是可以看出來的現象；而實際的社會生活也到處給婦女以精神上的創傷，有些人便不能不顯出了脆弱和倒退，想到文藝上找「安慰」還算是好的了。但不論由於智力的低下，或由於感情的「脆弱」或「空虛」，而趨於精神上的輕鬆和安逸的追求，就常常不能再有戰鬥的態度去追求人生，不但要退縮起來，甚至不免因此而低級化，說到文藝，也自然最容易去接這膚淺的和所謂低級趣味的東西了。但是，如果這都是事實，則這種時代的特徵，使不但說明知識婦女們也一樣依然在社會的重壓之下，而驅使她們自己就首先須要認識一切的壓力，而且也指示給戰鬥的婦女們怎樣從自己的身上也可找出有歷史和時代的根源的強毅和軟弱之路來的罷。

婦女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性」，更不能不有她們的戰鬥的特徵，但這起在她們的社會的地位和時代的矛盾上去看，便越明白：如果某種女人正在從什麼找「安慰」，那麼某些知識婦女，突破一切困難，探求着科學和文藝的堅實的真理，以及那些從下層勞動社會出來的新的女戰士，則學會了能夠看書，使硬着頭皮貪讀着社會科學和文藝作品，正是當然的。

夏衍

## 從迷霧中看一面鏡子

幾個現代劇中所反映的婦女問題

小時候跟着母親看戲，我是最討厭哭哭啼啼的青衣戲的。童年耽讀彈詞，那些被寫成「完人」的端莊貞淑的太夫人們也祇引起了我的反感，起初我以好奇的眼光追尋着孟麗君，皇甫長舉這一類善叙而升的英雄，但是當她們「中狀元」，「拜相」，「恩賜完姻」之後，一日之間一百八十度的向後旋轉，擁護多妻制度，自甘於妾媵的地位，於是而又使我黯然若喪，感到不解，青年時代的頭腦裏充滿了空疏的幻想，我曾對於那些有意無意地違反所謂「婦道」的女英雄們寄與了同情，覺得祇在他們反常的大胆行徑之中，才殘留着作為一個平正的人所應有的人性，但是，幾年之後，讀了一些外國名著，看清了一些社會現實之後，覺得這些「叛逆的女性」祇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二個特例，潛伏而還有能力反撥的這一點靈魂深處的叛逆性，實際上早已不在我們周遭的女性們心中存在，於是而心裏一轉，而覺得那些有氣無力地生活在眼淚和悲嘆中的千萬個平凡的女性，倒是真真值得憐憫了。我讀那部野四環三的鴛鴦蝴蝶小報「玉簫魂」是在參加了五四運動之後，但我不想諱言當時曾讀這位被千百年的枷鎖磨盡了反抗的意志，而終於在悲劇中結束了的春亡人，流了稚氣的眼淚。是新的時代，是新的中國了，賽先生和德女士，也已經被介紹到我們青年男女的頭腦中來了，可是，有誰能否認因襲的重担，還緊緊地壓在我們的

肩上了！加德林娜和卡丘莎的悲劇一定要在十月革命之後，才會消失，讀「靜靜的頓河」，我們不是也還會替那可憐的亞克雪尼亞流淚嗎？聖西門說「看一個社會祇要看這個社會中女人所處的地位」，尼采說「女人是我們的鏡子」，那麼讓我們通過臨陣視線的沒天大霧，來看一看反映我們自己的鏡子，也許或多或少的可以看到一些我們所處的是怎樣一個社會呢。

★

★

★

還是飢骨的冬寒。

這古國的原野上，還蓋着白雪。

春來將那樣的遲，——不，也許該說得恰當一點，春是來了，而我們卻還在寒夜中過着春時。

無窮盡的悲劇在反動之全民族的半數在黑暗中甘受着三重重的束縛，千萬善良而又有一點才能的女子，在飲泣、詬訛、自盡、和無為之中消耗着她們的生命，——這，不是像不為任何人所注意地生滅着的蟲嗎？可是，終於是春時，終於是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蟄虫也該是感到春意的時候了。傳遞春之訊息的也許不是空氣而是以太，讓我們看看這連物的鏡子，不是這密封自圓到不通空氣的地方，也隱然透露出生命的大星了嗎？抗戰是繁榮的春雷，地層下的根芽也漸漸的感到了溫暖，尸骸在施肥，血在灌溉，在我們現代人筆下描畫出來的，不是



連我們祖母年暮的老母親們，像「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丁西林作，三幕劇）中的太太，也意識到國族重於家族，超過了「出嫁從夫」的古舊意識，當她明白了自己的丈夫是一個親朋事敵的漢奸，父子間的糾葛是屬於賣國者與愛國者之間的爭鬥的時候，她不是出於子女們的意想之外，斷然的拋棄了慣常的家處，而開始向戰亂的「內地」尋覓「心之所安」的家徒了嗎？

是的，民族解放戰爭，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的拋棄」的震源所在。所在有遠近，震幅有大小，因之從各種不同的環境和環境中的女人們心中可以引起各種的反應，但，有誰能拒否這巨波的影響？有誰能置身於戰爭的事外？時勢所趨，俗尚所好，創作者的筆，是會常常描寫到一些不足道的，永遠被正人君子們認為有毒害的所謂「蛇」一般的女性的，*Deceit*，交際花、娼婦、……這一些人，在前時代人的筆下，常常

是被描寫為「不足以語天下之大事」的屬類的，但在今天，其他筆下的以卑卑直更其卑的「人」的品性來燒死了當時賣場人們的「脂肪球」型的女性，也開始在我們舞臺上出現了，蕭莎「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宋之的「祖國在呼喚」的女主人公），平日是「喜歡舒服，愛打扮，隨便花錢，生氣罵人，高興喝酒，沒有一樣不是為了自己的」，可是，當她發覺了平時供養她，描寫她，乃至企圖利用她的對手是一個「漢奸走狗」的時候，她便不再「為自己」着想了，在「祖國在呼喚」中最初周旋的言語和全生命的情思來對付了敵偽奸細的，不是絲細和苦悶在愛慾中的宛轉（同前另一女主人公）而是一個自暴自棄的被人踐踏的女人，這是一件實打實的事情。年長的賣花也許玷污了了無難還要難於洗淨，在另一個劇本中，真心

的同情於愛國志士而終於使汪逆走卒感到了羞憤的，不也是一個沒有知識沒有身分，平日不為人們所齒及的娼婦麼？（夏衍獨幕劇「娼婦」的女主人公）。

當然，從比較有「身份」，可是在平時很少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愛國者的中國人的女性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在表現上比較明顯，而在基本上比較的隱晦的另一種形態的愛國的激動。去年露華上演的劇本中，使我們很奇妙地發覺到舉凡接觸到抗戰的劇本，「愛」已經不是唯一的不變的主題。是的，夏宛暉（「祖國在呼喚」），梅芳暉，史硯芳，（「杏花春雨江南」），任蘭多人（「長夜行」）這些纖纖的知識份子女性都在為着出愛問題而苦悶，但不約而同，甚至連知識水準比較低一點的梅濟（「水鄉吟」）——不都是為了更大的更崇高的對國家民族的愛，而犧牲了她們的自我嗎？反寇暉最後的一句台辭是一個「走」字，離開淪陷了的香港而回向祖國，表面上看也許充奉的死才使他得到了愛的羈絆的解救，可是其實說，問題是在充恭死前已經解決的了，梅芳暉在抗戰的前線廢油了心底的創傷，獲得了新生的希望，而她的一個好友史硯芳，卻在並不露在表面的寂寞中自我克制了。自我克制，是的，對於「私人事件」的自我犧牲，克制，這種高度知性發展表現正是我們現階段知識份子女性的可貴的，——但也是實於悲劇性的一面。史硯芳對備兩儀的悲劇，不也就是揭愛對劉潘如（夏衍「心防」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悲劇麼？自然她呼着「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歌曲，帶着笑，不露痕跡，若無其事地消算了一種介在於友愛和性愛之間的「心底的糾結」，這正是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一個特徵，我們相信史硯芳和梅芳

的裏，是和梅漸的哭是有着同樣分量的苦痛的。

「丁太太（『婉娘』）」，最使人感動的場面不在她對富家院長的正面衝突，而在她不忍為自己骨肉施行手術的那上個場面。作為一個醫官，作為一個母親，一個平時堅強的人遇到了自己斷不能克制的脫離，一個平時理知的人遇到自己不能抑制的感憤，這不是比強大相搏的戰爭更慘壯的靈魂的戰鬥嗎？丁大夫，一個新中國的女性，終於咬咬牙，把這苦痛忍過去了，她戰勝了，這是理知與感情經過了鬥爭而統一了的境地，她的感情，已經不是我們祖母輩，母親輩的女性的情感了。

不必說，我們不能單看浪潮的頂點。有些地方有些人，受到的怕祇是這時代巨浪所能掀轉傳到的一線漣漪，一脈微動，但，誰能說微動就等於停止？把時代再推回至一點，在五卅之後，甚至在「光復」之前，從開闢千金到小家碧玉，瑞貞（『北京人』）要出走，懷芳（『北京人』）的眼睛仰望著天空，不是這可憐的了頭嗎？（『家』）也會用死來表示她的意志了嗎？「風雪夜歸人」中的迎春，也許不會有什麼學問，可是她的意志，不是表示得更明顯麼？人，是永遠永遠地期待着一

種「被當作一個人」的待遇的，一個被作現的靈魂偶然自覺到自己在受作現，再不幸而遭遇到同樣的在受作現而不自覺到自己所處境遇的一個靈魂，於是而戲劇出現了，兩個靈魂訴說了衷曲，一個把「人」應該把自己當作一個「人」的道理告訴了另一個時候，正像天上「永遠不會相遇的兩顆星星」相遇了一樣，兩個寂寞的靈魂相依傍了！走，這是素朴的念頭，素朴的反抗，可是當這反抗失敗了之後，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不是這兩個都用長期的沉默的反抗來表示了他們的心的契合嗎？

我們相信，我們的鏡子的位置是在漫天大霧之中，所以反映出來的祇是有幸福可能被作者們所注意，所容許表現的少數中的少數，不揭開這表層，現代中國的真实是不可能呈現的。反映出我們所處地位之真實的，怕不是這些人，而是另一種不加修飾的人們的面貌吧。無聲的大軍，正在默默地行進。當無聲的開始說話，而我們有幸福傳達她們的言語的時候，我們的鏡子，我們的舞台是會改換一個模樣，——是會有另一套新的登場者來扮演新的角色和性格的。

祇要冬深，春光是不可能吝吝的，螢虫在蠕動，已經是風信子在積雪下準備發芽的時候了吧。

## 本刊自三卷起聘請

史 良律師 担任 法律顧問  
林維香醫師 醫藥顧問

希望讀者諸君踴躍提出問題當詳為解答。

冷 飲：

## 「人間」的溫暖

★...★...★

——在我們靈魂和頭腦之中，有多少好的東西，有多少人的東西，我們必須把所有的一切，表現在生活之中——

——高爾基自語

★...★...★

高爾基描述他幼年所經歷的「人間」，是如同在這燭雨天的

黑夜裏的行旅，有多少泥濘，多少陷坑，多少像塗上油的石頭，多少淋過了一切的雨點？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又跌倒；可是，前面有着燈火呵，時間也會帶來晨曦呵，然而，那時的他，還不能完全意味着這黑夜的前途，這黑夜幽靈，但苦「人間」沒有人給予一點溫暖，一點光亮，也許會跌在一個山洞里，永遠爬不起來吧？也許厭倦了這樣的跋涉，蹲伏在那個黑暗的角落吧？——我們看看有多少人生的旅客，就這樣在中途倒下了；雖然，我們的高爾基是那樣倔強不屈的流浪孩子。

所以我們在「人間」這本書裏，看到多少醜惡、髒污、叫罵、迫害、欺騙、蹂躪、自私自利，騙人騙己的「人間」現象；然而我們也看到美麗、溫柔、光輝、慈愛、和剛毅的源泉，人間的溫暖。

這兩相交織的人間中，高爾基由前者更加強了他的厭惡，反抗；而由後者中，取得燦大，取得慰安，取得黑夜森林中的愛撫，使他在冷酷的人世裏，看到善良，接觸了溫暖，更有勇氣的前進邁進！

總之，我祇能描寫着高爾基的食慾，對於高爾基的現象兒

生活中有着怎樣熱烈偉大的貢獻。

誰都知道高爾基有位強健而慈善的外祖母的，這位老太太一生就一個圓圓的龐大的腦袋，和一對巨大的眼睛，有一個柔嫩滑溜的鼻子，全身是黝黑的，柔順的，而且很有趣的，她說起話來，是很懇切流暢的。走起路來是輕便的，靈活的，很像個大牝貓。」（見高爾基自述語）

外祖父是個毫不講理的老頭子，後來因為欺騙，把僅有的一點錢沒收了，於是同他的老伴分了家，只給予這位老太太一些破盆爛碗，而她坦然的承受了這點所謂「財產」，以她的努力去換取衣食。

當高爾基在鞋店當學徒的時候，受傷了兩手，住在醫院里，正渴盼着外祖母的來臨，她卻通知他所盼望的來了，把他推出了醫院，回到她小小的破落家裏。

這時復活節快到了，在她府第的生活中不知怎樣節省的一點錢，去買一偷偷的布呢，在半夜裏，她悄悄的叫起高爾基：

「你去麼？替人家盡着力，手也好得快點……」  
而她繼續說着，像帶着手指的在黑暗中摸索着，是黑暗

高爾基的使成最絕的教會，像河中的流雲，冰山的砂石，與那神聖的祖母偷偷走近那小房子的育子口，重三次十字，每個育口，放上一個五哥貝和三個小麵包，伸頭望一望沒有黑影的天窗，再重一次十字，並且低低的說：

「天上的聖母，普救萬民，在您的面前，我們都是罪人呀，親愛的母！」

「有罪人不想念上帝，也不願可怕的裁判，不把窮人當朋友和兄弟。」

他一味搜刮黃金——

這黃金呀正是地獄的大！」

他說：「這話真不錯，人們互相愛愛，上帝是一視同仁的！我是多麼快活，我又和你在一起……」

高爾基這晚就在敷了十二次布施以後，外祖母累了，她在把藤條的麵包餵着一隻半路跟來的紅毛獵狗，在一個人家的門口坐着，他靠着她溫暖的身體，睡着了。

他死了父親，失了母親，而他有着位這樣仁慈的外祖母呵。

然而她不但給予他仁慈，也給予他剛強；當高爾基同一羣孩子在爭論死了的獵人加里寧能不能夜間走出棺材的問題，後來就打賭誰能在棺材頂上過一夜，就給一個盧布，一個孩子懦怯的溜走了，出錢的據孩子就說笑的說：

「你們這班人，有這種胆，不要臉臉，……自己還當是這街上的好漢呢？……」

高爾基值散了，因為這個壞孩子半留克常常欺使小孩子幹

壞事情。讓他們吃虧，而且把針放在麵包里餵給高爾基的狗吃。他便說：

「給我一盧布，我去……」

這半留克一面笑他騙他，一面把盧布給狗待米拉媽，她拒絕了，他更加嘲罵，好像高爾基沒有人敢擔保的樣子，高爾基便決定不要他的錢也得去，正在這時候，他的外祖母來了，知道怎麼回事以後，就拿了一盧布鈔票，滿不在乎的對高爾基說道：

「穿上外套，帶一條毯子去，早上要冷的……」

高爾基在書上寫着：「她的話更加強了我沒有什麼害怕的信念。」

他就在棺材頂上受了一夜的試練，當天快安明的時候，他睡着了。外祖母來才叫醒了牠：

「起來！沒着涼吧？——唔，害怕麼？」

「害怕呀，可是別對誰說，別對孩子們說！」

「為什麼別說？」她說真了：「即使不害怕，也並不憐平。」

回家去，路上她慰勞似的說：

「什麼難得自己親眼瞧見，小鴿兒，什麼都自己知道：……自己不想學，誰也不能教的……」

他們一同在森林去採藥草、草藥、核桃、松茸的時候，外祖母看見一匹狼站在她旁邊，起初以為是狗，後來看出狼牙來，她在一驚之後，就平靜的向狼說着：「你是狼麼？是狼就跑開，……好好兒去！」狼就跑開了。

有一次高爾基正在樹上換松鼠窩，被獵人打鳥的發彈在他

右邊身上打進了二十七顆，外祖母用針爲他挑出十一顆來，看他很能忍耐，大驚高興。

「好孩子，」她誇獎說：「能夠忍耐，就能夠成功！」

其餘許多事情，不再重舉了。後來這位老太太在教堂外面的石階上，對施捨的時候，從石階上跌下來，把腳損壞了，引着八天以前以痼疾病而去世。高爾基在另外的自傳中寫道：

「我終生於世都要用愛情和尊敬的感覺去紀念她！」

現在我們再舉出另一個女性：是我故太太，高爾基從她這里獲得許多書本的人。

她是位嬌小的跟小姑娘似的一位太太，「她跟女學生似的抱着一個用皮帶來着的書包，小小的手上戴着手套，頭着自由自在，快活摩登的美美的樣子，鳥兒一樣的臉孔，眼睛閃動得快，全身裝束美麗，好像供在梳妝台上的瓷人兒。」她因爲醉心書本，所以不會管家務，連牛肉豬肉也分不清，買芹菜能買來了山葵。

一些軍官們寫信去求愛，替她里說許多污穢褻瀆的話，高爾基忍不住抱着滿腔的同情，來見這裁縫太太，勸她搬家，以離開這醜惡的環境，他對這冒昧的孩子來訪，沒有幹過茶碗來，且予以欣喜的接待，和衷心的感激。因之使高爾基也生活在歡喜之中了。他對她得到一種深刻的新印象，「好似早晨的曙光湧現在我的眼前。」

之後，他更一次回往訪，帶來了一本黑皮的危沙維著。合着符實的小說。『穿新軍中尉服解嚴着山葵，』朝告的無出有新人與器人，後續的尖利上噴噴着。『看見我，全神灌注的

被視着人們錯雜的命運。而且使人完全忘記，這發生的事件是紙上的東西，急驟的想去幫助這個，阻礙那個，終於更加變得複雜重疊，上天下地什麼都忘掉了，在這頁上，因在歡喜的紙情中，到第二頁上，眼睛裏又蒙住了悲憤的眼淚。」

這時高爾基正在他外祖母的妹子家打雜，老太太以及主人主婦都爲他點燈熬油來看書本，少爲過他好多次，以後又動手撕毀他的書，然而他還儘可能的偷偷的借，又偷偷的在看，後來終於在一次毒打之後，他允許不控告老太太要取得借書讀書的自由。他於是讀了大仲馬，彭孫，台。推伯拉里，蒙得賓，蘇孔內，史波里亞，愛瑪爾，白蘭培之類厚大的冊子，又讀了奧古爾的「塞姆剛諾兄弟」，她更借給他一本葛林維特的「一個小流浪者的冒險」，他更加高興了，有些頁子，他能兩次三次的讀着。

「看了這書，才知道在外國，也有過着這樣艱苦的生活的少年！那麼，我還有什麼悲觀呢？我的生活雖然悲慘，到底還不至悲慘到書中的程度。」

接着他又看了巴爾扎克著名的小說與薩尼·古蘭台。在這樣所謂「好的，正當的」書裏，他獲得更大的歡喜，而這樣的書，已超過裁縫太太所有的範圍。她正當這時也就突然的不見了。

高爾基這時雖在文學作品的理解上，已超越了她的，可是對她過去一段「食糧」的供給，仍然懷着莫大的感激之情，而爲想着有再見她一面的機會。

一位黑眼睛的青年突入到聖聖人的膝下了，這是位「漂





他終於沒有得到這剝削的機會，離開這罪惡的家了，祇是在臨走的時候，怯涼的向皇后的小女兒告別道：

「你對媽媽說，哥哥心裏非常感謝她，你替我對她說麼？」

「我說我說！」她柔和地笑着，答應我的要求：「那末，明天再會麼？」

這個可愛的小女孩，是非常喜歡用着「明天」兩個字的，她那里曉得「明天」高爾基又走上流浪的旅途！

×

+

×

這三位善良的女性對於高爾基幼年生活的影響，實在是非常大的。外祖母，給予這孤苦流浪的兒童以無可衡量的仁慈，親愛，和剛強，並教給他怎樣忍受人世的折磨，以達於成功，她本身就是這些優美的人性溶鑄而成的聖母，雖然她眼老望着上天，祈禱着天上的母保佑，而她聖潔的光輝，實在是普照大地的，我們看那「偷偷的布施」，是如何偉大人類之母的性情？裁縫太太，在那小小污濁的角落裏，使人玩笑，被人嘲諷，使人侮蔑，而她有着一渾厚的性情，有着心靈寄託的方向，且將這方向指給一個貧苦的孩子，使他在這污濁的地方，取得花笑，這難道不是一位難得的善良的播種的人嗎？

瑪爾歌皇后，不但面貌身姿舉動是那樣的美麗，她的心地，她的靈魂更加美潔；不但她為這貧苦的孩子，拿出豐饒的食物，且以她那高貴的臂膀，擁抱這醜陋髒污的流浪兒，使他得到溫暖，得到人世的歡欣，更得到前進的機動力。

她告訴這貧苦的孩子「應該奮發俄國的希望，應該知道俄國自己的生活。」她讓他「舒舒兒服些功」，她絕不像一般開太

大似的忽視了這窮孩子的存在，也不以自己的不堪（她本身總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來阻礙別人前進的路，她真心真意的鼓勵着他，盼望着他，——這是多麼令一個被人束縛西探的苦孩子感激得流淚的女性？

所以高爾基在「人間」的篇末說道：

「我讀過許多小說，認為女人在生活中是最好，最有意義的。加強我這種信心的，是外祖母，……以及人生之母的女性們。為着美化這個缺乏愛和歡喜的人生的，千百種眼睜和微笑——我自己親眼所見到的。」

誰說「人間」是冷酷的？從以上的複述裏也可見到，體味到「人間」一部分（當然這還祇只是一部分）的溫暖。

一九四三、十月二十七、陰雨之夜。

★★★  
請批評！

請訂閱！

請介紹。

★★★

## 大觀園中的逃世者 太愚

妙玉·惜春·紫鵲·芳官

## (一)

我曾說過，紅樓夢許多女性，不外都發五寶銀兩個入爲其主型。但是作者表現這種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兩類人物個性的方式，却是極其多樣化的。像五寶銀上和現實脫了節，可是她在說上絕不肯放鬆自己的意志與要求；情愛的理智不勝瞭解環境，應付敵情，但她却一味任性，橫衝直撞，毫不讓入。妙玉，儘管，整個的本質是屬於五寶銀一類型的，然而由於她們各個以地位的決定，都被迫着放棄了現實生活，把自己關在一個「小情雲」；爲了忽然覺到有再遭蹂躪的危險，也只得向尼姑落逃。

妙玉是一個使人不愉快■名字。大觀園中的婦女們都討厭她的孤傲。林黛玉是那麼會諷刺人，見着她都不發多說話。如

她比較深的那地烟批評她「不僧不俗」。至於讀者，雖然不一定是■她當了尼姑，却總覺得這一個深閨釋道的英女的心實是看不清楚的。紅樓夢的作者曾先以一微粗率的筆調寫過一個輕狂的小尼僧智能，於是使我們對於妙玉更感到深隱與曖昧。作者是不是把她當作諷刺的題材來處理的呢？宦官小姐出身，受過高級的教養的妙玉姑娘因爲自幼多病無法醫治，才被父母送入空門。她在青燈古佛之旁，一方面欣賞着「縱有千年鐵門羅，難逃一箇土侵頭」的詩句，一方面摩弄着名貴華美的古玩杯盤；她的美貌，她的文才，她的處境，很足以使她藐視着塵世的一切，蔑視着那些庸俗的小姐奶奶們了。出乎意外的，她這個人物恰好適合於大觀園中點綴風景，供應皇妃之需用，於是使寶府權時劃幾單爲家私，一個出世者忽然被安置在最後

最誘惑的綺羅脂粉叢中，這是命運在戲弄着人。整天坐在繡閣裡將上面的姑娘，究竟還是「因色悟空因空見道」呢，還是在苦苦地與自己的人「的」感覺得戰？

別人只看到妙玉的冷，看不見她的熱。只有那自稱「瀟玉」的寶玉公子常在寒暄的彼岸時大了好奇的眼，望着這天邊芳草，蕭蕭紅梅，期待着些例外的接觸。當他過生日■第二天早晨，居然發現了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瓶外人妙玉奉齋：『禮祝芳辰』，這一驚龍真怪不得寶玉那樣手忙脚亂了。紅樓夢作者曾用極其細膩曲折的方法寫出有一「權」之隔的兩個人的微妙關係——

「……那妙玉便把寶銀簪玉的不辭一姓，二人隨他■去。寶玉悄悄的隨他進了庫。……妙玉仍將自己日中吃茶的那隻綠玉斗奉獻與寶玉，寶玉

使道神知常言世無淨者，那兩個就頭部漸漸低着，我就是個俗儒了。早場玉蓮道：「這是俗儒？不是我親親的？」只怕你家里未必得得出這般一個俗儒來呢！」寶蓮道：「俗儒說：『不入鄉隨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玉珠寶一脫脫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找了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地盤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妙玉正色道：「你這道七哥是託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

「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怕他二人使了……」

作者到了人世間有一種內燃熾烈又偏不許滿足於現實者的悲哀。社會的規定力使這種人對享受人生或改造現實都一概無份，但自己却又並不能真變成朽木死灰。一方面那現世的悲歡離合時刻在眼前顯着，使集着，於是肉體人的感覺使常常掙扎跳出來。自己內心越狹窄，在人面前就顯表現得不自然，於是製造一種不可解脫也得不到同情的苦悶。妙玉姑娘就是這一類的悲劇人物。

作者對於妙玉的情緒，有動解以極細

微極含蓄的方式表現出來。妙玉的性情格助她脫離正和寶玉所屬有的觀念是相一致的。如寶玉和車人需要離開單薄以前，對妙玉說：「『得我們走了，我們兩個小兒來，到阿蓮河邊個水亭你試試呢。』如何？」寶玉聽到妙玉的資格，不敢隨便就她，先去請教了別人，然後親自把僕來送到，先去請教了別人，然後親自把僕來送到，回來；只有這極深細的心才能適合於妙玉的瞭解與溫情。

妙玉既不能逃去深山絕壑，又不能遁俗嫁人，她將怎樣得到一個前途呢？最初十四中使只得做實了「欲得何嘗得，云空未必空」一詞頭來風塵就轉達初願一的結局文章。使寶玉看妙玉下棋，妙玉臉紅心動，回去坐禪幾聲壓不住自己，入魔夢。這一段的內心描寫是很難得的武功文字，在妙玉久帶的心情必然有這種高貴的發展。不過以後雖進入隱把妙玉動是「一段」便寫得現顯而粗露了；這機會把有些讀者引入香兒樂禍的覺中，似乎原作者創造這個人物本是為了對於一個佛學者加以譏責，這就未免後身了一點。

(二)

與妙玉與妙玉的情緒不同，她則是自願的出家者。

話說四小姐，年紀小，地位孤零，父親出家，母親早亡，哥哥寶琴是個淫蕩流，放縱尤氏行為也為她所不滿。家庭生計使惜春感到一點強硬，三個姐姐結婚而不好，她又親眼看著寶琴的失敗與賈府的敗落，於是她對於富貴繁華和婚姻的好夢幻滅完了。王國維先生曾這樣說過：

……解脫之中，又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與苦痛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索飭，後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祕的也；……宗教的也。……（紅樓夢評論）

惜春的智識比不上假貧僧人，文字看軍都平得眼，可是她的「非常」之處在於孤獨。她既孤獨於探春的情緒，也不同於李纨的冲淡，更不同於尤氏的同流合污。她處境的寂寞是顯而易見，舉世無事，心底裏是對現世的懷疑，對現世悲觀的。

的丁賴，竟無從查得。哥裏丹的銀銀，亦被  
查獲。鐵賊陳鳳朝，阮氏都以為這不算什麼  
罪案，可是陸軍人自己却堅決地要捉獲可  
憐的丁賴，走，並且還由此起問題擴大，  
漸漸漸漸地關係。他對嫂嫂阮氏說：

……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裏去了。況且近來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難逃……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曰屬。」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夠了；你們以後有事好歹別牽累我！

她深深地看到這一大家族重重的暗影，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而且她以為人與人之間是本無可留戀的。此中既無前途，只有逃出國外，以求潔身自好。這完全出於消極的逃避，並不是什麼求真救道的勇士；不過就這一點決心，在那種環境中也就算是非尋常之人了。

## (五)

曹蘭是一個多情而深恩的了罷！他全神地看着寶玉圓像的演說與修成，眼裏自己最善的心。他望見了，他應當怎樣辦呢？去勸服寶釵，八月而求寶玉的第三四名的侍妾嗎？也等侍侍和曹蘭一樣做

有銀打發壓腫一個小婦去嗎？惜春之款然  
出家，遂發了誓。他國雖並不理解什麼解脫  
的理論，但這二現象世界無能立足之地，  
是非常明顯的。

紫雲金瓶生活的內容繫於主人寶玉一人，她沒有自己為主體的敘事，可是她在寶雲圖像中發生着很重要的作用。寶玉似乎是一隻無舵的孤帆，在愛海中飄來盪去，方向不明；於是這苦心孤詣的曹雪芹在一種惶惑的情形之下，對寶玉提出一個試探：他對寶玉說——

……做出開時，（指寶玉）自然要逼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寶家一世不成？……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裏總不退去，林家也必有人來換的。——前日幾處姑姊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她逼你的，叫你打點出來還她，她也將你逼她的打點在那裏呢！

寶玉頭上中了一個毒，發起瘋來  
了；於是寶玉的個體大張輪地分佈出來  
，發展出以後許多故事。到了黛玉死後  
五時鐘以後，人們都着無限的悲憤；尤  
其是對於寶玉的內心情況發生憂慮。於是  
從第十四回中寫出一段極精彩的文字來

鳳鳴與有幾光生促促看頭做做軍隊，  
狂裏一聽。見紫鵲獨自，及不是  
做什麼，紫鵲的舉着。寶玉便輕輕的  
叶道：「紫鵲姐，這沒有睡嗎？」紫  
鵲聽了，便問：「是寶玉睡嗎？」寶玉  
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鵲道：  
「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  
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紫鵲停  
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  
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  
聽了，呆了半截。……紫鵲在屋裏不  
見寶玉言語，……細聽了一絲，又問  
道：「是走了？還是還站着呢？有什  
麼話，又不說！坐着在這裏等人！已  
經睡死了一個，難道還要睡死一個麼  
？這是何苦來呢？」……說着，他從寶  
玉破破之處往外一看，見寶玉在窗裏  
挨牆。紫鵲不使再說，回身剪了菊  
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鵲姐  
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石心腸，怎麼  
近來連一句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  
？……」

這是最優悅動人的場景？如此黯淡的光色？低徊的聲調？不是用在素驕身上

是不適合的。作者接着又寫出紫陽自己的幻滅之感——

……這裏紫陽被賣玉一語，越發感其難受，直直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定；在那未刻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洒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苦惱傷心，無休無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

從來情懷宛轉的紫陽與來性剛烈的鴛鴦三姐感觸不同。她並非由自己直接遭受挫折，只是飽看了別人的痛苦而獲得深刻的體驗。所謂「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的意思，是說到了此時希望與悲哀一齊泯化，這就是她逃脫現世生活的決定感覺。

(四)

作者有一個十分鍾愛的小小的人物，芳官。

芳官是一個美麗的小優伶，作者把她的寫成一種清澄瀟灑而超脫的小花樣。寫

她和藕官、鶯兒這一番小人物，作者也曾費了很精細的觀察和不少的筆墨。他看到小姐奶奶們和高級丫頭們以外另一個偷偷快會的許多是非，妒忌，爭奪與痛苦；在那裏面他最欣賞的是芳官的明艷，多情和任性。她在賣玉幾個月之下，什麼人解不抽。為了捨不得把朋友送給自己的苦難，轉贈賈環，便演出了一齣武劇——

……趙姨娘……走上來便將粉照著芳官臉上撲來，手指著芳官罵道：「小姐姊姊的！你是我們家裏花了銀子錢買了來孝敬的，不過嫌姊姊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晴，我才把這個給他……我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婢子！料把子都是奴才罷咧！」……芳官挨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看我嗎？你瞧瞧你的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用不着活！」……

性情潑辣的女孩子感情的觸角偏特別靈敏。賈多只使了一個眼色，芳官便懂得裝病不去吃飯，好和他齟齬。寶玉過生日，中午時忘記了他，他便一個人去睡在床上，等人來湊合。到了暮日晚上，怡紅院中一大羣女孩子為寶玉祝壽，鬧起門來，鬧了一通夜；那芳官被描寫得光彩奪目，鮮豔無比——

……當時芳官滿口果酸，只穿著一件五色紅青脫絨三色緞子門的水田小窄褲，束著一條柳條汗巾。底下是水缸酒花夾袴，也散著袴脚。頭上編著一團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撮根，綁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簪子，左耳上單一個白銀大小圓硬紅銀金大鑲子。越顯得面如滿月顰白，眼似秋水運清，引得衆人笑道：「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到了夜深興盡，酒闌人散之後——……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豐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衆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衆人見芳官醉得眼，恐鬧她吐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

芳官坐在寶玉的側邊，看他睡熟了。……  
 去罷，寶玉一驚，不知所之。……  
 人時眼一看，……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熟了，連忙起來，……  
 ……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  
 衆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芳官羞了，……  
 ……「却說不出下半句來。寶玉笑道：『代竟也不知道了。』」  
 臉紅撲撲的！

讀者如果自己體驗過和女孩子們縱情歡笑而又實在無聊地相處，便知道這一段文字是怎樣地細膩而又忠實；便知道芳官在這種場合之中是怎樣地更比別人可愛；只有那些酸腐的偽善者才會以為這記載的後面隱藏着什麼醜惡的祕密。

芳官的一切，都表現在陽面上，因此王夫人憐惜要把她和四兒一齊都驅逐出去。王夫人知道她是怎樣愛倒過自己的乾娘，怎樣和別人常吵嘴，越來越知道她許多

做壞事，……  
 芳官將不能收效，貼貼地挨受乾娘的處置，也許不上外邊的低蠢的兒子，更過不慣清苦的生活；尤其一個大厥旁放在她的面前，便是可能被賣為娼。作者只好給了她一條突然幻滅的路。

### (五)

希臘哲學的王國維先生認為生活的本質就是欲望，無窮的欲望生於永遠的不足，不足便是痛苦；即使所欲能償，便又轉厭倦，厭倦又是痛苦。人生如循環一樣，往復於追求的苦痛和滿足的厭倦之間。人生之苦既由於自己之欲望，便只可自己求其解脫；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不存於自殺。出世是拒絕一切生活之欲的。如真生活之無所適於苦痛而求入於無生之境，便自己身體殞存，却形如麻木，心似

死灰。——這便是出家可以脫苦的道理，不過所有紅樓夢中幾個出家的人，如寶玉，柳湘蓮，妙玉，惜春，紫鵲，芳官等，實在沒有一個是由於獲得所求而生厭倦的；都是有所欲而不足，不足而痛苦，而悲憤，而絕望，而想入世逃亡。

在這些人中，只有寶玉略有些哲學頭腦：他的出家，另當別論。妙玉不是自主的出家，成了逃情失敗的象徵。惜春無奈，如果有苦痛的前途，他們又何必決絕人世？所謂「勘破三春景不長」，所謂「情到濃情之不足恃，真心隱憂實實在在是恨的。她們的逃避，固然可以免除當時許多的人間迫害，但以後恐怕總是悲憤而死吧！這人間到底有幾個所謂大智慧真個能沒世彼岸的呢？紅樓夢不是一部哲學經典，而是許多悲劇女性的傳記，她們有愛，有恨，有笑，有淚，有聰明也有愚妄，所沒有的力量是援助；如果不死，不嫁，作者能指給她們以什麼前途呢？



陳老師被九歲的大孩子懷德和女兒麗莎咕咕古古的說話聲擾醒，卻依舊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只把眼皮兒睜開一下，隨即立刻閉上了。白天的工作太累了，五六個鐘頭的睡眠，老是不夠地恢復精力，她還是半睡半醒的，想再睡一會兒，天才一點點亮，還是呢。

兩個孩子起床時震動得竹床（此地木料太貴，普通人家多用竹床）發響的聲音，接着是找衣櫃找布鞋的叮噠，完全把她的從半意識里擾醒，她猛然想起黃校長昨天說今天會有督學來查學的事，她的憂慮也被引上來了。

「真討厭，等下，上課的時候，搞小林纏到那里去好呢……」跛腳姓女要熟練的備的事，她放了脚的，那里管得着小林呢……」她煩惱着。

他們這地方是離城五六里的一個小鄉鎮，陳老師的大夫王啓明却是每天上午都要進城到公立中學去上課。本來他可以像別的，只因他家生活不夠維持，陳老師在學里教書，還在她的兩間屋子也在那裏讀書。

的東林小學的附近開了一個小小的雜貨店，因而王啓明每天不得不回來多幫點忙。

因為家里沒有人照管，平日，當陳老師來東林小學上課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把兩歲的小林帶上課堂的。好在鄉居小學生都不刁難，她把木老師在講課，而小林却站在黑板下玩粉筆，扯碎紙，或背黑字呀呀唱歌的事，看得很習慣了，雖然有時大家也不免笑幾聲。可是今天呢，今天督學要來查學啊……陳老師皺着眉頭在發愁：她同時聽見啓明和小林兩個在床里邊發出熟睡的鼾聲，於是想起啓明昨夜是看卷子看得很晚的。記得自己結算好店舖一天的賬目上床去時，已睡是十二點鐘了，啓明却還坐着沒動地在改那些卷子呢，却不相信他是什麼時候上床來睡的……

「好冷呀」孩子從門外冒下，一邊洗着臉，發出了這樣的嘆聲……那使她記起是時候起了一陣北風之後，天氣忽然更冷了。這地方氣候的變化真大，白晝和早晚都彷彿隔了一個季節了。

「好冷呀，水涼水涼……」

「……」她憐惜着孩子的小手浸在涼水里的不愉快，可找不出話來回答他們，「衣服穿夠了沒有啊？」她轉念到孩子的衣箱上來了。

「夠了，我們都加了背心。」

「你瞧，懷德臉上還有鼻屎眼屎呢！」麗莎笑着，也認真地在斥責她的哥哥，

「該死，這就算洗完了麼？」

「水涼，我不洗臉……」

「別嚷啦，小心趕不上早讀呢！」她憐惜孩子們比自己小時讀書還苦什麼東西都沒吃，就上去上學啊。」「熱水鍋的熱水，總還熱着，」她慈愛地說，「一人一杯熱水走……暖和些……」

孩子們嚷着跳着走了之後，她聽着隔一層薄板前面的店舖里，發出跛腳姓女在拍店舖板子的聲音，她知道這孩子的勤勞的習慣，已等不得自己去幫忙乾脆睡在作那對於跛腳是不大便利的工作了……！她憐惜這孩子，敵人的炸彈沒把她炸死，却讓她成了殘廢……如今，父母養她不活，却依舊教父煩嫌來過……還幸虧自己覺靈清兒弄了這間店子，否則，也養不起她……自己一家都為難啊！如今，這店舖到彷彿和她的生命連繫起來了……而她並沒

有白吃飯，她的工作，是夠她維持生活的……自己一家五口呢，也算有了這店鋪才不致開大飢荒。學校的新水，而人合起來，也不夠一家五口飽半個月肚……如今可就是工作太沉重了……她算着她和啓明兩個人在身上的工作，分明是：老娘，老師，打雜，自己呢，老板娘，老師，母親，女僕……這在抗戰前，不起碼是五個人的工作嗎？……她記起她前年去年賣牌的那些衣服和啓明的那些書……她又懷想起和祖母一連船在淪陷了的故鄉的阿明……她的第三個孩子……啊，今年整五歲了……於是她櫃子裏閃出一個面龐很像自己的五歲的小女孩的影子……她在跳着叫着……

桌林小學號召早讀的鐘聲，衝破了郊野的早晨的寂靜，她趁這股勁兒跳下床來，她的一天僅有的休息時間完了……

她在打掃店舖的時候，跛腳已經開始坐在櫃台前，對付一起起的糖果茶紙之類的生意了。她和跛腳一邊談起今天警察要來查學的事，跛腳是個十三四歲的水女兒，她一心感謝跛腳對她的好處，她願意多給跛腳點忙，可憐只一隻腳，出門就得扶着那根舊右腳用的拐杖，因之，出店舖

以外的事情，她是無能為力的。

「不要緊，」跛腳笑着擺擺手，那排玻璃櫃說，「現在在這里拿點花出來和兩個雞蛋來哄住他，小林慢慢地剝起花生米來，就不會找媽媽的……」

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陳老師只好這樣解決這個問題了。

太陽昇了起來，早晨的氣候，漸漸轉暖了。金黃的陽光，射進陳老師店舖來的時候，陳老師站著望見對面本北人開的三衣店說的壁爐，他感到九點了，他急忙脫下放在身上的毛線衣，交給跛腳，沒敢送到房裏去，怕遇見小林要跟出去，就匆匆往桌林小學去了。

「老師，小林呢？」當陳老師剛走進課堂的時候，一個穿灰色工裝褲的男孩，天真地問。

「小林不來，你們都想他啦嗎？」陳老師笑着回答。

「有小林就簡些！」一個梳着兩條小辮的小女孩，頑皮地說，「我一邊上課，一邊聽音樂。」

「哈哈，哈哈……」大家笑起來。

「清靜點，小朋友！」陳老師含着微

笑，緩緩地說，「今天會有警察來查學的

……唉呀，還有人常讀課本都沒拿出來說，翻開第十三課來，王德明，不許說話啦……」

學生們在翻着課本……

「上次我們……」看大家還記得不……小朋友，蜜蜂的蜂正是雌的嗎，還是雄的？」陳老師溫和地問。

「雄的！」

「雌的，雌的！」

「雌的，雌的！」這大差不差大家的聲音哄動起來了。

「老師開始跟孩子們講起課來，不知怎的，他彷彿覺得今天少了一樣什麼東西，又像是一身輕鬆了許多似的。他知道，大概是小林沒跟來的緣故。

「翻開筆記本來，寫筆記！」陳老師命令着。

「書桌的方法……」陳老師在黑板上寫着，「第一：用木板……」

「哈哈，哈哈，哈哈……」有幾個學生在笑着。

「作成……」陳老師臉朝着黑板，一邊寫着，一邊溫和地說：「笑什麼，小朋友，安靜點……」

「小林來啦……」

「……」陳老師正寫着一個「個」字，

一聽到「小林來啦」，猛一響，一個箱子

滾過來，就轉過身來一看，那找到了媽媽，

為着這滾過的小林，已經從課堂後邊左側

那向着後邊的門外邊奔了進來，奔到後面

自己跟前，一扭一擺地分來呢……

「哈哈，哈哈，哈哈……」

「小林，這來……」

「小林，小林……」小學生們高興地

歡迎着小林。

「怎麼搞的，小林？」陳老師又好氣

又好笑地問。

「媽媽……」小林跑到母親跟前，保

護得寸寶貝似地，用兩隻小手緊緊地攏抱

着母親的大腿，一邊仰着頭，睜着眼睛，

望着母親的面孔頑皮地笑着，張着嘴

「後（找）到你啦！哈哈，後（找）

到你啦！」接着就用自已的小頭在母親的

臉上蓋頂着。

聽到孩子找到了母親的天真歡喜之

情，陳老師也止不住快活地笑起來，竟忘

記斥責孩子不該進來，也忘記催促學生時

間了。

「哈哈，哈哈，小林……」

「小林，哈哈，小林，來呀！」

「小林，小林！」滿堂的學生子解解

開了，有的甚至離開了座位要來捉小林。

陳老師一手捉住小林，一手趕忙

生擒着，叫他們坐下……

「別鬧，別鬧！」陳老師厲聲說，「

上課時，怎麼鬧成這樣呀……小林，站到

旁邊去，不許胡跑！寫筆記，寫筆記！手

停，手停，你的筆記本呢？」

還有幾個孩子在指着小林笑。

「有人再不講話，我就要拉他出去啦！」

陳老師厲聲叱責，她一邊就心着怕會

學來碰見這個場面。忽然瞥見黑板上第二

行第三排那個位置是空的，立刻心生一計，

就雙手把小林捉起來，送到那個空位上

上，叫他坐下，心想，這麼着，就是督學

來也混得過去了。

「不許動，小林，要動，媽媽打屁股

啦……」陳老師皺着眉頭對小林說。

只見他像個壓住的小學生們的笑容，

又從這兒那兒地要波動起來……

「大家都安靜點！」陳老師走到講桌

跟前心從眼睫毛流出嚴厲的視線來，向那

個個淘氣的淘氣停了一下。轉在這陣間，

她瞥見了小林睜大眼睛，其若其

於地望着自己發呆的樣子，她知道小林是

被媽媽的沒來由的嚴厲嚇得發呆了。

課堂里的空氣，漸漸靜了下來，陳老師

又轉身向着黑板，先把那寫了半截的「個」

寫完，就繼續寫下去……

當她寫到最後一個幾分鐘里，她聽

到有小林用手在桌子上擦擦着的聲音和有

幾個孩子的被壓壓着的悶悶的哭聲。一向

是慈祥和平的她，手繼續對他們裝出作惡

，她感到為難起來，就只好裝作沒聽見。

「媽媽算了吧！」她心里想。於是其中注意

去寫她的「個」。

「窗前的敵人……」陳老師在黑板上

寫着幾個字的時候，小學生們隱忍着的哭

聲，漸漸擴大，越發響亮，陳老師也沒理他

們，只繼續寫着：「窗好，窗好，窗好……」

……

「哈哈，哈哈……」

「陳老師，你看啦！」

「小林爬上桌子啦……」

陳老師先強把個「個」字寫完，滿課

堂已經哄哄起來，陳老師急忙轉過身來一

瞧，果然是小林已經爬到那張小桌子上，

笑嘻嘻地伸着兩腿坐着，圓着一雙小眼兒

環視着對他哈哈笑着的小學生們……

陳老師又煩惱又好笑地趕忙跑去把小林抱下來，預備仍讓他站在講台旁邊算了。

當小林被媽媽提在手里的時候，兩條腿子還是亂跳，嘴里還嚷着：

「我不呀，我不呀……我要睡覺（坐）呀！」

滿堂的孩子們也在哄哄地嚷着，笑着。

怎麼玻璃沒把他看住呢，要是查學的就趕這時來了，如何是好？他不禁對着小林生氣起來。他命令小林站在講台旁，皺着

眉眼，指着小林的鼻子，厲聲說：

「再搗亂，我就打死你個小東西……」

小林還依舊頑皮地看着母親傻笑，後來看見母親一直沒收去嚴厲的面容，漸漸有些胆怯地垂下頭來，兩隻手交互地搓着，眼睛還偷偷地翻上來，看着母親，又

看着滿堂的小學生……

「不許鬧，安靜點！」陳老師又轉身來訓着孩子道說，「誰再笑，我就……」

說不用上得啦，請他出去罷……」

課堂里暫時安靜了，陳老師心裏想着要來，可一時想不出什麼法子來把小

林弄走，只好又寫她的黑板。有幾個學生雖然還忍不住翻着一眼瞋地瞧着小林那垂頭喪氣的樣子想笑，可是過了幾分鐘，大家也就恢復了平日任小林在課堂里輕聲移動不去理他的習慣，各人安心寫起筆記來了。

陳老師把該寫的幾行字寫完，轉過身來正預開講，小林卻沉重地喊了一聲：

「媽媽，鬧把把啦！」

「哈哈，哈哈……」課堂里又裂開了哄笑聲。

「什麼」陳老師先還沒明白過來，但立刻看見蹲在地上的小林的紅臉的面孔，同時也嗅到一股臭氣了……這一來，打把

陳老師急的咬着牙根，趕忙在一個學生子桌上抓了一張破紙，把小林捉起來，給他

捂着屁股，眼睛還只是一下下地瞋着掃場那邊……

「哈哈，哈哈……」

「臭呀，臭呀……」

「哈哈……」

「臭死啦！」學生們都笑得跳出座位來了。

「那邊有臭氣掃把喇……」那里有我們值日的臭氣掃把喇！一好幾個學生指着課堂右側小院子旁的一個小房間說。

說着，說着，就已經有兩個學生跑去取來了。陳老師趕忙把講台旁的大便掃去，飛快地把臭氣掃把送還空屋子。這場面

終被碰着人來看見她，心裏覺得寬鬆了一點。可是等她跑回課堂來時，滿堂學生，

差不多是全部離開了座位，大家都圍着小林在哄哄地笑着鬧着。小林手裏卻拿着不知是那孩子給他的紙，正在玩着玩呢

……

「把小林關起來，關到那小屋子去……」陳老師的腦子裏忽然出了這個辦法，也來不及考慮，就將小林捉到那個小

屋子裏，小朋友們現在被哄哄地笑着，不知今天老師還要出點什麼花樣。

小林躺在媽媽手上，先還只是莫名其妙地傻笑着，及至看見母親把自己移進過小屋子後，立刻就往外邊把門反扣上時，才明白自己是被禁住了，於是放聲大哭大

嚷起來……

陳老師壓住了學生的哄嚷，重新開講的時候，心裏是說不出的煩惱與不安……

「蜜蜂，蜜蜂……」她不知底下該講

什麼，她仿佛覺得這是拿起幾年前給學生講過的功課來講……

「啊，唔唔……媽媽呀，唔……」從小屋子裏傳來的心愛的孩子的哭喊，一聲聲直刺進母親的煩惱與不安的心上，陳老師只好裝作不聽不聞，硬着心腸排她的淚。

「最好的蜜蜂是……」

「媽媽……唔，啊……」陳老師聽着這天聲不由地轉過身去，瞧了一下那被他的愛子擊打得發出震響聲的小屋的門……「孩子並沒有罪過啊……」她這麼想。○「最好的蜜蜂是……」他的嘴脣機械地動着。

「開開門呀……唔，啊……，唔……媽媽呀……」陳老師久止不住瞥了一下那被擊打得震動着的門，心裏有些惶作痛。

「最好的蜜蜂……」孩子的哭喊，在一下下地刺痛她的充滿着母愛的心，她閉了眼睛，定了定神，才繼續說了下來：「就是意大利蜂……」她聽見自己的聲音微微地有些顫抖。

「我要……出來呀，啊……唔……唔……媽媽呀……開門……唔……」他覺出孩子

的哭聲，也已變得嘶啞了。

她無力地垂下頭來，兩手撐在課桌上，站着不動。從她的身體打擊，發生一種什麼力量催促她立刻去開開門，把孩子抱出來……

「是的，應該去……」她想，「這爆哭，孩子的身體吃不消的，去吧，把孩子放出來！」於是，她看見她自己招開了學生，跑到了小屋子裏，抱起了哭得聲嘶力竭的小林，就一往直往家裏跑，什麼警覺，什麼校長，什麼功課，她都顧不上了。這不夠適合有一個人人的薪水，還直得使孩子遭受這麼大的損失來保留它嗎？什麼警覺，什麼，什麼……他們為什麼不查查我們的生活呢……」她憤怒極了，她想吼出聲來，變成心裏的怒火，她想想着，想得出神了，「然而，忘形地在課桌上摔了一拳……可是，猛一抬起身來，看見滿堂的對她逼視着的愛憐的天真小臉，她同時還看見這些小臉上，寫着他對小林這葉的同情，她的憤怒，像是遇到了一點點慰安，她歎了一口氣又鎮定了自己一下……

「快下課了，」這是有有一種聲音對他，「還是把這個鐘頭免強維持下去罷……」

「是的，這些孩子也沒罪過啊，」她想，「為什麼一堂課沒完，老師該放開他們不管呢……」她重又閉了閉眼睛，給自自定定神。小屋的哭聲，像是停住了，於是她勉強又開始講來。

時間走得真慢啊，這一刻鐘，像是比一年還長久……

直到打下課鈴為止，才聽見生的大罵，並沒降臨，小林昇白開了一場。

陳老師一下得樣來，就直往小屋子那邊奔去，小屋子裏還是寂靜無聲……

「小林！」陳老師喊了一聲，可是門不大容易推開，像是屋子裏有什麼東西頂着門似的，陳老師驚奇得心跳跳着，可又不敢硬動推，怕孩子會跌倒。尾隨在陳老師後面的一羣小學生也叫着喊：「小林，小林！」

「……」里邊沒有回應。

「怎麼樣，不讓媽媽進來……」母親苦惱地說，「跟媽媽生氣呀！」門推開了一點點：陳老師先探頭進去瞧瞧，她發現孩子就在門口的泥土地地上睡着。瞧着那媽媽伏在潮濕的地土上，滿身泥土的自己，母親的心裏，猛然一陣抽搐起來，淚也止不住湧出來了。

# 蕾是蓋莉

By A. Protodogova  
譯

某日蘇維埃的報紙有下列一段記載：

「因蘇軍之攻勢，法西斯軍於退却之際，將蘇軍進攻之前線埋以大量地雷。埋地雷時，被一個藏在雪堆後面，名叫普艾都衛的小女學生看見了。因之當我軍向前挺進時，這位小女學生狂奔阻止。法西斯軍瞥見，即向此英勇女孩開射自動機關槍，致使伊身負重傷，雖將垂死於紅軍士兵手肘中，伊仍指示我軍地雷危險地帶。」

這段簡短報告，及一些關於戰爭驚人的新事和詩歌，都從報紙剪下來，被介紹於某小學第十班的學生們，為作文課。蘇維埃少年在愛國戰中之表現——文的參考資料，誰都會感到，上面的簡短，枯燥記載不如別的材料生動有意義。可是班中的一個男孩子，却毫不猶豫的寫下了「蕾是蓋莉」這個題目。

教師很驚奇，這個孩子剛巧選這個題

目，因而問他道：

「由說，你認識這女孩子嗎！或者你聽見過，讀過關於她的事嗎？」

「沒有，」教師覺得，這孩子回答的很猶豫，「不……我不認識她，除了這段剪下來的新聞，我也沒讀過其他的東西。」

教師帶着懷疑的眼光，對這孩子凝視良久，因為不願再多解釋，就解雇了他。下課時，這孩子還沒有做完，他很羞愧的請求教師允許他帶回去，教師立即答應了。

有一天晚上我採訪這位教師，他把由他的文章請給我聽，我們簡直不能稱他為一篇「文章」，因為那兩個字僅是文法上的名稱。那教師講給我聽的，是一篇有人性的公文，一顆充滿無邊的愛與不能消滅的很的稚幼心家，所流露出來的激動熱血

當陳老師伸手去抱小林的時候，就聽到小林在夢中發出一聲聲殘酷的乾啞，那使她覺得孩子的受挫的小小的心靈，在那由於哭得疲乏而睡著的了的夢中，還在悲傷啊……陳老師每聽到一聲乾啞，心里就像是被擊打了一錘，她感到自己的心上在彈動，在疼痛。

小林一落入母親懷里，像是嗅出了母親的氣息，立刻就睜開眼睛睜開了……他第一眼就看見掛着晶瑩的淚珠的母親的面孔，正彷彿是失去了母親已經多少日子，如今，又得着了母親似地，一抱就抱着母親的頸脖，又撒着小嘴，傷心地哭起來……陳老師一邊吻着孩子的小臉，一邊也止不住淚如泉湧了……

雖然小學生們，在他們周圍嚷着，「小林小林，」地叫着，這孩子兩個，像是一無所聞似的在親吻着，抱着。隨即陳老師抱着孩子向外飛跑。在操場上，她抱着了校花領着兩個在空跑面走來，她不敢抬起頭來，她把自己的滿面淚光的臉，埋在這孩子的雙手的擁抱里，箭也似地往他們旁邊飛跑。可剛一閃過去，她就回頭跑來，咬緊牙關，恨恨地對那幾個人的背影白了白眼，心里又湧起了剛才在課堂里有過的



寫成的，這乃是與其他的形式文章，文字的口氣是寫給教師的，他是這樣提議出來：

「您問我是否認識爸爸都虧，我回答說不認識。那並不是真的。因為我彷彿昨天才和他別離，而且好像，我們立刻，就是以前，又重逢了。」

當是蓋莉——我的姐姐！

蓋莉！我差不多等待你三個月了，而且我還等待着，我幻想，春天又來臨了，在一個明朗的清晨，你突然衝進我的屋子，推開朝窗正發芽的蔬菜樹根的窗子，笑着把我的頭髮弄得蓬鬆，把我床上的毛毯拋到地上，整個房子都會聽到你清脆銀鈴般的聲音喊道：「約克！你這根骨頭啊！你今天竟還起不來？我已懶拔了兩塊田地的野草，我已犁到過農場，還挑回來七桶牛奶，可是你還睡在床上！」

蓋莉——是我們姐姐！

他們在報紙上寫的不可可能是他們，而且不能是每一個人，但當——是蓋莉。

我的母親很早就死了，家裏剩三個人——我的父親，蓋莉和我。父親是集體農場的主席，當那些法西斯野獸佔領我們的村莊，我們三人都被捉了，而且把我們帶

在廣場上，因為我的父親不肯告訴他們教子的貯藏所，他們刺穿了我們的衣服和靴子，縛起我們的手，把我們帶到絞架。

全村的人都趕迫至廣場，看我們受刑，法西斯野獸們用繩子套住我父親的頸子，其中一個嚷道：

「你願意供出來嗎？」但我父親不做聲。

蓋莉將頭來對着我，傳在家裏養來上二樣的平靜聲調說道：「你看，由我，父親就像 Ivan Susanin 一般，你還記着這句話嗎？『我的致命時機已經到了』……」

我驚訝的看着她；我想她一定瘋了，一個法西斯的魔王，看見蓋莉對我說話，就跑過來用一根粗藤條打她的頭，我尖聲叫，蓋莉卻一聲不發，血迸出了她的鼻孔，這法西斯的魔王把我父親捉起來拉開，又把蓋莉拖過去，對我父親喊道：「你到底說不說？」我父親依然不出聲，這惡魔拔出他的短劍，一下刺進我姐姐的胸膛，就在刑那間，我聽見可怖的怒吼聲，我的一邊變得漆黑。

當我重恢復元氣時，我發現是在自己家裏了。我被逼進死板的寂靜住了，我

那種憤怒……

一奔進自己的店舖，她就一屁股坐在櫃台跟前的一張板凳上……跛腳對她解說著小林是怎樣地走出去的那些話，她一句也沒聽見。

「真不值，還不能養活自己一個人的薪水，讓孩子遭到這麼大的損失……」他心里正激動着一個憤怒，「交學！來查查我們的生活呀！」

有人走進店舖來買東西，她機械地拿起櫃台上一張當天的報紙，他最着着報的樣子，低下頭來，為的是怕人家看見她的滿是淚痕的臉。可是他的眼睛馬上就遇着報紙上一行惹人注目的大標題：「英美蘇中四國宣言，」旁邊一行小字是：「英美人士對中國參加尤表欣慰。」再往下就是用花邊圍着的一大塊：上面寫着：「四國宣言全文」六個字。於是他不得不去讀讀那印在下面的宣言的全文……

他一邊讀着，臉上漸漸地露出笑容來，他像是得到了一點子什麼慰安，滿肚子怨氣，慢慢他就疏遠了……所有的苦頭，沒白吃，……他想。

於是，她安靜地放下小林來，又去動手作一家人的午餐。

太害怕了，以致多時不敢轉身，忽然……我僅能把衣襟標的寫出……那時直不能用手形容……忽然，我聽見像樹葉沙沙般的細小聲音，那是蓋莉的喊聲……「由說！由說！看啊！着火了！由說！」

蓋莉的跳起來，蓋莉正站在床上，……我父親像一塊石頭般僵硬的站在地頭，人們同語了聲，但是這一點呼吸聲都聽不見……

「由說！」這是我聽見姐姐最後一次有力的，銀鈴般，快樂的聲音，她猛從枕頭上跳起來，向我伸着手，然後跌下去，斷氣了。

後來父親告訴我，當她還有知覺時，她一再重複着：

「不，爸爸，不，你最後的時候還沒有來到，那將是他們（仇軍）的倒幕時刻，你將為我們報仇！」

她以為我也死了，其實我只是被突然擊斃的游擊隊的，槍彈爆炸聲所震動了，那些法西斯人全像懦夫樣的逃跑了。

我告訴您說：我不認識蓋莉，但那不是真的，我知道她，她是蓋莉；我的姐姐，成千成萬蘇維埃女孩中的一個，我的姐姐們！她們都在準備為祖國獻身。

蓋莉！你是蓋莉，是一個欣愉，快樂的蘇維埃女孩子，你已經離開了學校，進軍

有你的前程；你的期望是光明，無際的，你全心的愛戀祖國，你也明白祖國同樣的愛你，或者，當，有時你有點悲憤，正像我以前似的，那時我們無畏無慮，成年人喊我們「小孩子」，當他們罵我們時，並不是不溫柔的，我們反駁——頭腦暴的，你還記得嗎？我們說「那是你們的時候，但現在是我們的時代！」

而今，可怕的暴風雨已掃過到我們的國土，祖先的血莊他們孩子的血管裏沸騰了，但你，我的姐姐們！在槍林彈雨中，不顧生命之危險，露身在前線上，搶救我們受傷的紅軍，唉！你，也為我們國家死了……

當，當你在那兒要死時，你最後想些什麼？在那閃電似的頃刻，當你與生命永絕時，你想些什麼？或者你，像蓋莉一樣，正懷想假期渡過莫斯科的快樂時光，當你正聽「Evan Gogol」歌劇？或者，也許，你正回憶在可憐山麓，開拓者營火會的光光火火吧？或者，也許，你幻想在那感動的巨司與廣大的草原上，我們年輕的開拓者在玩耍？

蓋莉，我的姐姐！你臨死的眼光，正逼着那飽你英勇戰士目光，而且你在相信着別人會替你復仇中死去！

是的，姐姐！我們將為你復仇

我的父親參加了游擊隊，但他們不收我，我必得服從，可是我將於幾月內離開學校，加入紅軍；我還年輕，然而我已跟那些游擊隊學得了充足的經驗。

誰是仇人？那些德國人。

現在，我們面對着這些人面獸心的怪物，並且與他們交戰，我們知道怎樣跟敵人周計較，在課堂上未做完這篇文章，

在沈思的憂慮中，我曾靜默了許久，您對我很好；您沒怪我，您用各種方法鼓勵我，但是我再也不能前進了，很，燃點着仇恨，強迫我前進，我多麼恨他！

祖國！我的祖國！你養育我們，你撫愛我們，你給我們至大的恩惠，你對我們毫無吝色；世界上沒有什麼能比得你，你從我們幼時所曉得的愛，我，你的兒子一個俄羅斯的兒子，向你發誓，為了這種愛的紀念，我的姐姐們，在過幾個月，以及所有為你而死的姊妹兄弟，我要復仇！勇猛的，無慈悲的屠殺每一滴血！如不敵人的子彈擊斃了我一隻臂膀，我就用另一隻打，如果我去掉了兩條腿，我會爬到敵人的戰穴，用手榴彈殺死他，如果我被眼失明，我將用心靈的眼睛找敵人，我的目的永遠不變！

老師開上練習本最後一頁，墮入沈思中；淚水在他眼眶間匯聚。——完——

省

親

劉愛卿

母親心內斑斑的淚痕，

變成了腿色的血點；

是十個短命兒女的毒劍，

……刺破的創傷，

沉重的憂鬱，

伴着她殘年

憂傷是殺人的，

母親病了，

我從數千里外奔去，

用一根拳蔥道子的長線，

縫補她破碎的心！

艱苦的旅程，

換過了月餘的時間，

我畢竟見到了瘦弱的慈母，

她面上的喜悅，

隱隱了心中的悲痛，

她哭了，

快樂的哭了！

★

★

★

母親的心開了，

病減輕了，

辛苦給了我的安慰。

啊！這是野獸成羣的地方，

剛得到母親懷抱的溫暖，

敵人的炮火又響了，

劇烈的炮聲傳來，

搖撼着周遭的一切，

而我的心，

決不為威力所動搖，

靜靜的守在母親的身邊，

為她的生命祈禱！

晚上，

鎗炮彈在交響，

敵寇亂竄過來，

離我們只有五六里，

兩陣探照燈的火光，

在黑暗中交流，

彈火飛花，  
拉成橫斜的長線，  
燒成深夜的戰圖！

在生命危急的瞬間，

正淋着大雨，

我扶着母親，

奔上一條陌生的小路，

鎗炮震着我的心弦，

爛泥拉緊我的腳跟

前面是黑沉沉的，

現出了更黑暗的影子，

啊！在黑暗中尋着了——一顆燈光！

一間破爛的茅屋，

擠滿了難民，

命運握緊了他們的生命，

屋子沒有一根稻草，

潮濕的地上，

就是臨時床褥，

外面的大雨，

像難民流出的酸淚，

淚海似仇恨一般的深！

有的空手逃出來，

有的帶着行李衣箱，  
一盤失了家的老小，  
擠滿了一個村莊，  
在黑沉沉的夜裏！  
土匪圍來劫掠，  
一陣鎗聲了，  
我出去探聽方向，  
自己有什麼東西呢，  
身上僅僅一套破舊的軍裝！

★ ★ ★

我嘆了一口氣，  
，刮了身上的風塵，  
途中別了平遠的鄉親，  
我要回到西南的山間去，  
有些工作在等待我，  
沒有車輛，  
沒有船隻，  
小船靠了岸邊，  
大船搬運軍糧，  
敵機成天的騷擾，  
「像尋找算埋屍骨的墳場！」

★ ★ ★

英雄是力量的自殺，  
冒險是進步的成長，  
要在艱苦中，  
才能獲得出新生命的力量；  
在我請過的會籍中，  
我都刪去了「難」字！  
在我的生活上，  
沒有一個「怕」字，  
「難」與「怕」兩個字  
早就生命的烈火燬滅了，

★ ★ ★

湘江洞庭封鎖了，  
而不能折銷我的勇氣，  
一窺小舟，  
像風雨飄落的一片殘雲，  
浮在洞庭波上；  
沒有炮聲，  
只有悍賊，  
頭上戴着一個破斗笠，  
身上圍着一條綠油布，

任冷雨敲打，  
任寒風刺割，  
我像一個病人，  
躺在自然的手術室，  
靜聽命運的診斷！

★ ★ ★

滔天的波浪，  
在翻騰着；  
不知是在哭？  
或是在笑？  
他把小船吞下去了，  
又吐出來！  
船船沒入了，  
身上浸濕了，  
這是自然的眼淚麼？  
不，這是生命的聖水，  
我受到了新的洗禮，  
現在，我知道上帝在寵愛我，  
我應當把生命交給人類！

四月二十八日於廣西綏署

# 條

姑 婆 ▼▼▼▼▼▼▼▼▼▼

人物：燒坡——廿餘歲

愛真——十七歲的姑娘

政工人員男女

日軍、偽軍各一人

鄉長

報告人：在敵人強有力的（？）統治的區域裏，除了很少數的喪失天良的漢奸外，廣大的人民，在我政府領導下，一致地爲了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求得自由安寧的生活而奮鬥着，雖然處於敵人殘暴的壓制下，但是他們仍然奮不顧身地冒着一切危險，盡着一切力量來幫助我們的政府和軍隊，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婦女，她們不辭辛勞地做縫紉機，慰勞前方將士，而最她們能夠不辭危險的來拯救危難中的工作同志。這是多麼偉大，多麼值得崇敬的事蹟呀！大家一條心，這正是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氣節，正是最後勝利

的奮力武器。

草席：在農家的一所房間，房內的設備極簡單：木床，床的一頭有門窗，另一頭則安置着鍋台，旁邊套袖處放着一張木桌，桌上有木箱。愛真和燒坡對面坐在小椅旁，正在認情地做着鞋子，桌上有藍布，剪刀等作鞋用的工具，且放着雙雙已做成的布鞋。時已過午。

愛真：（伸伸腰，長長的出了一口氣）可

囉：燒坡，咱們該歇會兒了。

燒坡：你看，還有兩雙沒有做起哩！待會

越勞會的人就要來收了，咱不能按時

完成款目，可滿叫人笑話啦！

愛：先歇會兒，換口氣再做！

燒：俺王二燒一個人能做五雙，咱倆個才

做六雙，到時候還交不上，該多丟人

啊！

愛：腰酸手痛的，真難受。

燒：年輕力壯家，就沒有時疼，將來做了

媳婦，可嚇唬人家低頭下看呢。

愛：哼，我才不給人家做媳婦呢！

燒：貴頭別硬，心裏還又是想叫媽給你個

婆家。

愛：（朝她）推淨淨這，我不像你，十

六歲就哭着要嫁給哥哥！

燒：哟，看吧！背着「斗笠八升哩，

還沒送貨單（註）說成是到西頭張貴

家裏，真不識羞！

愛：（臉頰刺時羞得緋紅）那怕什麼？如

今就與他過！

燒：（朝她）沒見過！戀愛呢，沒過門

就打得大熱，像個什樣？

愛：（被辱，心裏不服的）看你滿腦子封

迷意識，還笑話人呢，不合時，落伍

份子（生氣的轉過頭去）不和你說啦

！

燒：好，好！就算我落伍，你興時，興時

得把張貴也給興時走了！

愛：吓！參加了軍隊，那是光榮口

燒：呵光榮，你幹點不上份！

愛：吓，還不是我勸他去的？

燒：你！別給自已臉上粘金了。

愛：（奇怪的）什麼

燒：既然你勸他去的，爲什麼又要成天

作念他呢！

愛：我，我才不呢！

嫂：不，黑夜睡不着，白天又暈頭倒四，

那是爲什？

愛：（生氣地）爲你，爲你！

嫂：爲我？我可沒有那福分！（做了個鬼臉，指著心口）怕是爲了心頭上的吧！

！

愛：（更加羞紅了臉）真缺德？

嫂：（更有趣地）長下這麼大啦！真不識羞，爲了一個人還偷偷的在哭！

愛：你見來着？

嫂：（嘲笑地）別再哭啦，哭得兩眼圓兒紅紅的。

紅紅的。

愛：（無奈地）你老是胡說！

嫂：誰還敢胡說你，肚裏沒冷病不怕吃西瓜，要是怕，就趕快打個信，叫張貴。

。

愛：（急躁地）看你，我……

嫂：（高興地）唉呀，臉紅啦，臉紅啦！

愛：你這舌头很，不拔掉，總是……（熱過去，猛力把嫂嫂壓在床上，兩個肩

靠在一起）看你再說！說！

嫂：（大笑）格格格……好姊妹嘛，

不調啦！……

愛：（用力地）說，說，你就說吧！

嫂：不啦！再也不敢啦！……餓了吧！

愛：不成，你發誓！

嫂：我，我以發還要——格格……好姊妹，以後永遠不說啦！快，快起來，

做鞋子！

愛：好，就饒了你這一次吧！（爬起來，回到自己的原位）

回到自己的原位）

嫂：看，把頭髮弄得稀八亂（理髮）

愛：（借因諷刺地）修得那麼短，要給那家漢子看啦！

家漢子看啦！

嫂：給張貴麼！

愛：你又——

嫂：別再鬧啦，咱們趕快做吧！（拿起活計）

愛：反正我這一雙快上完了。

嫂：好，咱們看誰先上完！

愛：對，誰也不準說話，先上完的坐飛機，後上完的是個大烏龜！

後上完的是個大烏龜！

嫂：針角兒還要密啲！

愛：那當然囉，又密又快，看誰坐飛機！

（兩人低下頭，熱情的工作着）。

嫂：烏龜一定是你的！

愛：哼，才是你的呢，（一不小心，針把手指刺了一下）唉喲！

手指刺了一下）唉喲！

嫂：怎麼啦？

愛：手指刺破啦！

嫂：看看，還沒完工，就受傷啦！

愛：（抱怨地）還不是你在講話，

嫂：反正，這一下烏龜就是你的啦！

愛：哼，才不痛呢！（又拿起活計）

（兩人埋頭工作着，忽然遠處有槍聲）

）

嫂：（傾聽）響槍啦！

愛：（埋頭自己的工作）不干事！

（又是一槍）

嫂：不對！一定出了什麼事啦！（跳下坑，走到門邊窺聽）

走到門邊窺聽）

愛：（仍舊工作）出事咱也管不着！

嫂：該不是鬼子來抓壯丁了！

愛：（仍不理）抓，讓他抓去！

嫂：上一次抓了一百多，今兒又……

愛：（興奮地舉起做成的鞋子）看，我先完成啦！

完成啦！

嫂：（猛然醒悟）你這鬼，怪道，却給你取了個巧！

取了個巧！

愛：反正你是烏龜啊！（高興地跳起來）

嫂：做了烏龜，姊妹坐飛機啦！

愛：吓，還要看針角兒！

嫂：看吧！我比你穿得可多了！